小镇修鞋匠

劳动者故事⑱

王晓静

20世纪90年代，城镇最繁华的地段总有一两个修鞋的摊子。装备很简单，一辆旧自行车、一架生锈的手摇订鞋机、一只盛工具的铁皮匣子。修鞋匠的形象通常是一顶洗出碎毛边的灰色或黑色帽子、一条挂脖儿旧皮围裙、一个小马扎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老茧上全是裂纹，裂纹里长年住着油脂和灰尘。正是凭着这一双不漂亮甚至有些丑陋的手，修鞋匠拯救一双双鞋于危难。

我住在石油城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上，小镇居民多半是像我一样的石油人。我们的工作是地球物理勘探，通俗点说就是给地球做CT，看看地底下的构造，哪里是高山，哪里是河流……由此了解地下油藏的分布情况。工作性质决定了，我们要行走，不断行走，总是行走。

修鞋匠老葛在巴掌大的小镇上一待就是30年。30年，足够让一个荒凉寂寞的小镇变成繁华热闹的石油重镇，也足够把不惑之年的老葛变成一位古稀老人。

20多年前的冬天，我拎着一双乳白色小羊皮靴来向老葛求助。老葛用铸铁一样的双手接过靴子时，我眉头紧了一下："不着急穿，就是，就是颜色浅，别弄脏了。"那时的我年轻，脸皮薄，话没说完脸先红到耳朵根。老葛压根没看我，一双眼睛都在靴子上，鉴宝一样翻来覆去看，"好东西，好东西呀，你放心，鞋跟一换跟新的一样。"老葛的笃定使我的顾虑显得轻飘飘的，我只好讪讪地走开。

隔天是周末。一夜大雪过后，天冷得，手伸出去不大一会儿，就冻成红萝卜。想着街上怕是没什么人，于是歇了出门的心。周一早晨上班，老远就瞅见老葛身穿老棉猴脚蹬大靴子，熊瞎子觅食一样在雪地上转圈儿。瞅见我，他箭步上来，把我喊住："就是你！就是你！"那感觉像是警察当场摁住了正作案的小偷，我尴尬得要命。他转身从车把上拽下两个塑料袋，里面的小白靴一左一右被保护得很好。"等你两天了，可算是来了，我就怕给你弄脏了……"语气里有埋怨的意思，也有物归原主的释然。

内疚把感动加深了，感动更加重了内疚。这么冷的天气，他一次一次走出家门，走进冰天雪地，只为等一个不确定会不会出现的人。说完谢谢，我的嘴就被大风堵住了。老葛转身推着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变渺茫，变成天地间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花。

时光如刻刀，孜孜不倦雕刻30年，改变了很多人和事的形态。当年的小白靴已发黄变形皲裂得不成样子，穿小白靴的人早褪尽青涩，老葛的鞋摊子破烂不堪，钉鞋的机针像掉光牙的老太太，每完成一口嚼食都步履艰涩。

小镇以鞋摊所在的主街道为中轴，仿制棋盘的格局横竖陆续开发了几条新街道。鳞次栉比的商场、超市、KTV、体育馆、电影院、医院、银行……丰满了小镇的羽翼。时代的发展除了催生新事物，也在摒弃老旧和陈腐，事物的两面性如同人和自己的影子，总是分不开。

小镇正当蒸蒸日上，老葛的修鞋摊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。顾客锐减，门庭冷落。年轻的石油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，已经远远超出手摇钉鞋机所能抵达的沸点。有那么一阵子，老葛不出摊了。时代变了，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收了修鞋摊，出去打零工。

直到某天，一个电话把老葛的心又打活了。

"咋能收摊呢，不能啊，你收了我们咋办……"老谢说话永远像二踢脚，火力足，冲劲大。老谢是退休的老石油，走南闯北了半辈子，快70岁的人了，走路还带风，身沉脚重，费鞋。老谢年轻那会儿，为了修好他的鞋，老葛可没少下工夫。把磨坏的鞋底拿小刀一点一点割掉，再用锉刀磨；剪一张弹性好厚墩墩的轮胎，打上胶水，粘完不算，再上一道保险，钉鞋机上小步快走来一圈；末了拿小铁锤再砸进去几枚钉子，整饬一回能穿一个勘探工区。

老谢这次拿来的不是过去走戈壁滩和沙漠的翻毛皮鞋，而是一双黑面白底的老北京布鞋。老葛淡淡地说："自己拿针缝两下不就得了。""缝啥子，笨手笨脚的，哪有你做得好，我就要你做。"老谢说着，坐在老葛对面的马扎上。一会儿工夫，鞋摊围上来好几个退休的老石油，有修鞋的，有配钥匙的，还有修拉链的。

又过了两天，两个老石油在鞋摊边上支起了象棋桌，小马扎上一坐，刺刀见红地玩起了楚汉相争。这一对弈，引来不少围观者。有脸红脖子粗却使不上劲的，有闭紧嘴巴观棋不语的，还有的拎着马扎只为找个说话的人。修鞋摊、象棋桌，就这么风马牛不相及地做起了邻居。日出而作，日落收摊，把半个小镇的老石油们的生物钟都调成了统一模式。

修鞋摊一改门可罗雀，成了热热闹闹的地儿。上班的，下班的，遛弯的，买菜的，接娃的，谁走到这，都忍不住停下来，站会儿，"打个卡"。但老葛清楚，看着挺热闹，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。可不挣钱就不出摊了？那不能。究竟为了啥，老石油们心里明镜儿似的。

由黄海投奔什刹海，先做教辅书，后做高考辅导，我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。其间我尝尽打工者的酸甜苦辣，对社会、对人生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感悟。

2021年国家实行"双减"政策，教培行业开始退潮。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我，已到退休年龄。弹指之间20年过去，来时风吹黑发，归去雪满白头。归向何处？去意彷徨之时，我仿佛听到黄海涛声的呼唤。

巧的是，女儿大学毕业后，结婚成家定居青岛。我也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子，作为菟裘归计。从此青岛的万家灯火中，多了一盏属于我们的光。

告别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来到风光旖旎的崂山下。这次搬家不仅是住所的迁移，更是生活新篇章的开启。从此我不用再想明天有几节课，不用再听闹钟的起床铃声，不用再吃路边摊的煎饼果子。抖落京城的仆仆风尘，开始我喜欢的退休生活——读书写作，期待着暮色中的起飞。如果把我一生的"搬家"比作电视连续剧，那么演到这儿，大概率是要"剧终"了。

金代元好问有一首小令《人月圆》写到搬家："移居要就，窗中远岫，舍后长松。"当代人搬家可没有那么理想和浪漫，常常不过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与历史变迁的交织。回顾我的搬家史，我的感悟是，搬家的足迹往往就是追求的足迹、奋斗的足迹、成长的足迹。

飞鸟

张宏宇

星辰未眠，翅膀先醒了
轻轻拨开柔软的云
有时画成浅灰弧线
有时散成细碎斑点

掠过微凉的山谷
把寂静还给空巢
将回音送给山涧
留下空灵，余韵悠长

偶尔停在稻草人肩头
歇一歇，整理风的来信
梳理一下羽毛
麦穗轻颤，惊起一片麦浪

当炊烟爬上屋檐
飞鸟驮着夕照回家
飞着飞着，河流就弯了腰
飞着飞着，山丘就白了头

你要飞向哪里去
每片羽毛里都藏着天空
飞鸟不需要方向
翅膀记得所有故乡

粉黛"花海"

10月8日，上海顾村公园5万平方米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，有着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。 黄永庆 摄／中新社

去看一条大江

钱红莉

偶然读到一个描写山居生活的公众号。一篇篇读下去，大致了解了一个远方的陌生人。是一位原本定居广州的女性，带着上小学的孩子去到徽州山里。她的日常不外乎种种蔬菜，做做印染棉布衣服。她租的是山里人家的一幢屋子，仅仅两间客房接待来客，负责客人一日三餐。我好奇加了她的微信，简短聊几句，表示着欲去山居的愿望。

她每天静静发着朋友圈，徽州群山间，一个与世隔绝的仅仅八户人家的小小村落。清晨推窗，便是一个山坳，苍翠的林木上空飞翔着朵朵白云，一草一木似过了一层滤镜，是溪水里洗过的清澈无垢。有点儿恍惚，如若置身世外。也不远，在绩溪。这大抵便是我的远方吧。

人活着，不能没有远方，不能不眺望远方。这个长假，好想拔脚就去，居三五日也好。清晨从无边的虫吟中醒来，去门外储存山泉水的大缸里舀半盆水刷牙洗脸，然后蹲在土灶前帮她递火续柴。她自菜园摘一只秋南瓜，切成细丝，和在面粉里摊粑粑。骑小电驴，跟她一起去四五公里外的镇上赶集，买一点土猪肉，或许还能遇见山民挑来的小仔鸡。毛豆崭新地长在地里，拔几棵，剥出豆米，与小仔鸡同烧。午睡起来，扛一根长竹篙，去山里打野栗子。实则秋已深，栗子落得差不多了，无须再打，带一只篮子，捡一捡即可。黄昏，穿上厚底胶鞋，将毛刺刺的栗子壳踏扁，酱红色栗子滚出来。

静谧的群山间，做这些琐碎事，丝毫不烦躁，一个人活在时间的流逝之外。坐在山巅，眺望晚霞夕照，静等星斗满天。陷溺于无边的黑夜，被群星包围，无所谓喜乐伤悲。

这样的放空，也是对灵魂的滋养吧。

可是，又如何走得掉？孩子放假，需要伺候一日三餐。加上孩子奶奶病得越来越重了，必须排班看护。

这个假期，唯一能做的，是抽出一天时间回小城看望父母。我能想象到的，起一个大早，赶回去。我一向喜欢逛菜市，会去逡巡一番。市集里无数的螃蟹，在大桶里吐着泡沫，挑几匹，用蔺草绳捆扎好。我自这头走到那头，终于看见了野茭白、红菱。卖主无暇他顾，正埋首剥菱中，一粒粒泛着温润的光。尝一粒，脆而无渣，鲜甜多汁。拎回去，当老人问起，千万不能照实说出价格。倘若12元一斤，必须打对折谎称6元。坐客厅沙发上，一边望着咫尺之隔的江上舟来楫往，一边聊几句家常，到了中午，带二老出去吃一顿午餐。

末了，他们回家睡下。我一向渺无睡意，径直搭电梯去到45层楼顶，眺望长江久之，南边还有一条美丽的青弋江旁逸而出。

一条大江白亮亮地在我面前流淌着，下游不远处便是马鞍山、南京了。或许拍一张江水涣涣的照片，发个朋友圈，感念一句：大江茫茫去不还。就算是这个假期出游了。黄昏，顶着落日往回赶，到家早已暮色四合，又累又乏。

接下来的长假，无数的家务等着我。沙发上铺了一夏的蔺草席子，用温水清洗一遍，晒干，收束起来；夏被也要换下，清洗干净收起来；秋冬的衣物要翻出来……总之，有做不完的琐事。所有美丽的假期就是这样不经意地流逝着，春夏秋冬，一年一年。

我的搬家史

张万银

近日读萧乾的回忆录《搬家史》，不由得想起我的搬家经历来。它虽然只是我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，但也留下时代的印记，形成对岁月变迁的微观记录。

1981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，回到母校——小兴安岭南麓一座工厂的子弟中学任教，当时只有21岁。那时候国家提倡晚婚晚育，实行福利分房制度。因住房紧缺，分房得慢慢排队，所以结婚成家的事不在我的青春日程表上。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衣食无忧，我一心在教育的平畴绿野上耕耘。

一晃7年过去了，我已超过晚婚的年龄，成家之事逼到眼前，但大红喜字不知贴到哪儿——没有住房。百爪挠心之际，一位教过我的老师伸出援手：她即将调回上海，临行前把她家住房的钥匙交给我；又帮我做学校领导的工作，说分房应该优先考虑踏实工作的青年教师，他们"安居"才能"乐业"。经过恩师的一番运筹，终于把她的楼房转给我做婚房，使我单身的独木舟靠了岸。

这是我第一次搬家，从父母的屋檐下飞出来，从此顶门立户，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，也从此踏上搬家的征程——生命不息，搬家不止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小兴安岭林区陷入资源危机，几乎无林可采。我所在的工厂是木材加工企业，没有木头，工厂无米下锅，濒临破产的边缘，人们开始自寻出路。1992年，我随人才流动大潮南迁，全家迁往山东省的海滨城市日照。接收单位分给我两室一厅的楼房，催我赶快搬家。

从北国边疆到山东半岛，迢迢两千公里，这家怎么搬？我茫然不知所措。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学生家长为我指点迷津：可到火车站货运处申请一个中型集装箱，一箱便可装走全部家当。于是当我在新单位上班半个月后，集装箱风尘仆仆地驾临我的新家。

听惯了林海的松涛，现在来听黄海的浪潮，这次搬家并非我所愿，完全是时代的变迁使然——羁鸟已无"林"可恋，只好飞出深山。

在这蓝天碧海金沙滩的宜居城市工作10年后，又遇到新问题：女儿上高中了，3年后有可能上大学读书，而大学从1997年开始，全面推行缴费上学制度，并且收费标准逐年提高。这对工薪阶层来说，无疑"压力山大"。家庭责任提醒我，必须未雨绸缪，抓住3年的窗口期出去闯一闯，才能为女儿将来求学铺平道路。我准备去北京工作。在此之前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北京的一家教辅图书公司做书稿多年，他们邀请我去做语文学科主管。

这次是我一个人先去探路，妻子留守陪读，待女儿高中毕业后再去北京与我会合。搬家很简单，只是把行李、衣物、生活用具等打两个包，通过铁路快运，寄到北京朋友处。

加入北漂一族后，首要问题是租房。由于工作变动、房东涨价、交通不便等原因，搬家成了生活的常态，住房的钥匙几乎一年一换。从具有乡野气息的崔各庄，到高大上的总部基地，到交通枢纽六里桥……足迹几乎踏遍北京的东南西北。

大自然的秘府

张少恩

幽深的雨林，生命的王国，磅礴的力量深不可测。每一种生命在进化的路上都孜孜以求，身怀绝技。

雨林，大自然的秘府。丰沛的能量，伟大的宝库。光雨催发，大地厚重，兼收并蓄，为一切生命的庚续、繁衍创造条件。

这里有凶猛的野兽，也有狠毒的蜘蛛和蛇蝎。对它们来说，我属于异质的介入，雨林可能感到了某种不适和警觉。越走越深，仿佛它要将我吸入和消化。我的神经发紧，迫切地想听到人语声，想看到探险队的身影。

多少年来，我对孤独情有独钟，对热闹和喧嚣总是抵触，但此时寂静太强大，每一片落叶都让你惊愕，毛骨悚然。飞舞的蝶也跟踪我，是林妖的盯梢吗？

鱼尾葵如篦子，梳理雨林纷纭的思绪。云鬓的桫椤，秀发飘飘，仪态优雅而婀娜。剑兰有琴心。宽幅的云锦可裁为汉服和霓裳。紫荆花的芳香撞身，行于其下呼吸更卓绝。木棉树古时就有赈灾之功，丰腴的花而今依旧是彝族独绝的食材。世界有丰富的形态，每一种存在都是神意。

心肺已领取了丰厚的负氧离子。致幻的槟榔我只仰望而不敢品尝，它笔直的身材如竖起的螺纹钢，而叶子却像绿毛鸡。智慧的榕树须芒飘逸，若无其事，但它瞄准时机就扎入大地，化成自身支持的力量。兰花草内敛又含蓄，谦卑又圆融。

坚韧的根向下探求，不遗余力；灵动的树梢随机应变。巨石为神山助力，险峰刺入云霄。甘霖频洒，泽被万物。

在雨林里，我宅心仁厚，不厚此薄彼。都是美好的。都有生命的自主权，理应得到敬重。

巨大的午间，所有的物种都在凝神思考。一片花有些困倦，仿佛对一切都司空见惯，神经和细胞不再兴奋。人，亦需要不断输入新知。否则，思维也暗淡，精神亦倦怠。

我的手中持着一片阔叶，肥嘟嘟的，红黄相间。不知道它来自哪棵树，叫什么名字。它更像一句箴言。一件事物有千种解读。仿佛我持着的是自然主义的身份证——进入雨林的门票。

时间多么快——百年、千年，一树尔。微风吹来，枝叶窃窃私语。

是谁弹奏寂静的弦？潺潺的溪水没有午睡的习惯。

看海

冯闻文

成年前，我并没有见过什么大海。毕业后曾去惠州，只记得被领到海边站了一会儿，如今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总觉得，人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，再好的风景也不会入心。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忘潮，指的是残留在沙滩岸边的洼水，我的记忆也是如此。

今年有机会去了一次连云港。酒店在海边，隔着玻璃望去是一面平静的淡墨色的海。波浪随风而动，远望是密密的水纹，一如宋代画家马远的水图。低矮的云层暧昧而模糊，连绵成片，没有边角，像洇湿的宣纸。深绿的小岛清晰而沉闷，繁茂的植被宣说夏秋之交的季节特征，赭黄的岩石脚部伸入海中。酒店前方的海岸边，树木绿得深浅不一，在风中没有主张。大块玻璃提供了观景的可能，也摒除了风的搅扰。世界安静地流动，被人造物剥离了音轨。

在连岛乘船，海鸟仅两三只。美学中讲崇高用的物象就有海，巨大、深邃、充满力量。仔细看绿色水体上的波纹，很像早年间使用Media player播放器的波状变化图形。有趣的地方在于形式的提取本身基于自然。久居钢筋水泥之间，对自然的认识，反倒基于人造物，有一丝荒谬，但也能够理解其实人文不过是对自然的认识与化用。

在我心目中，纯粹的自然景观是优于人文景观的，人们不必储备过多的知识。拍摄云台山山脚下的大海时，旁边有其他游人经过，发出的都是极简单的赞叹声："漂亮！"一连三人都是如此，令人失笑。语言的贫乏实际上衬托出自然的惊人之美。不可言说远比强行言说要好。语言表达是一种愿望，内心中如果是美好的感受，克制地表达也很有必要。如果只是过剩的自我，不如缄默。

以前摘抄过前人言说的不能言说，倒是很美。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说："月是何色？水是何味？无触之风何声？既尽之香何气？独坐息庵下，默然念之，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。"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有："绘雪者不能绘其清，绘月者不能绘其明，绘花者不能绘其馨，绘泉者不能绘其声。"真是不可说，不可说！

观壶口

李未

壶口，这里特指黄河壶口瀑布，它既在陕西延安的宜川县，又在山西临汾的吉县，同是壶口镇，共享黄河口，同属一个景区，分属南北两岸。

这次来山西观壶口，是要弥补上次只在陕西观壶口的缺憾。方位不同、视角不同，震撼的程度、感受的深度也应该不同吧！

走近景区，似乎听不见瀑布哗哗的轰鸣声，也没遇见瀑布的水雾气；而走进景区，仿佛还看不到壶口瀑布在哪儿，也听不清瀑布的奔腾声响。真奇怪！再往前走，可见改道后的小支流中河水缓缓地流淌着，无精打采的颓势。在烈日灼心的河滩上，只见人头攒动，却不见黄河流动。仔细瞧瞧，在高坡上，人群中，众多游客争先恐后地相互摆拍着，由此断定，那里一定是壶口瀑布最令人惊奇，也最让人惊喜的河段……

我沉不住气了，迈开腿，疾步靠上去，哇！在陡峭的峡谷中，汹涌磅礴的河水如同奔腾的热流直冲而下，轰鸣声震耳欲聋。这个视角和这种气势，是在陕西没看到的。山西相比对岸的陕西，因地势相对较低，壶口相对偏北，为观瀑者提供了天然便利的视角，既能够俯视，也可以仰视。

此后的一个时辰，我在河滩上跑前跑后、跑上跑下，在移动中寻找最佳观瀑角度和拍摄位置，与同伴互拍，与黄河互动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灵动，享受着观壶口的快乐。

在岸边俯视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黄河水从宽阔的河面突然收缩的狭窄河道，以及倾泻而下、气势磅礴、声如雷鸣的壮观景象。在龙洞仰视，可以近距离观赏瀑布扑面而来，滚滚而去，感受水雾缭绕的神秘氛围和瀑布轰鸣的强劲震撼。

壶口瀑布的独特景观中，还有"水里冒烟"和"谷涧生雷"两大奇观。

"水里冒烟"，是指滚滚黄河奔流到壶口，急剧收束，倒悬倾注深潭，水浪翻卷激荡，水雾轰然而起，飘洒空中，迷罩两岸，犹云似烟，正如古诗所云的"收来一壶水，放出半天云"。

"谷涧生雷"，是指壶口瀑布坠入深潭，波涛汹涌争先恐后，冲击岩石发出轰鸣，浪花翻卷阵阵怒吼，方圆十里，都能听到，如雷贯耳，仿佛"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"……